

來歸火烽

著罕語高

1 9 3 9

來 歸 火 烽

著 罕 語 高

1 9 3 9

烽火歸來

高語罕著

實價三角五分

上海九江路二一〇號內四〇五號

出版者
兼發行

亞東
THE ALEXANDER PUBLISHING AND PRINTING COMPANY

有著作
不許翻
印

一九三九年三月出版

總經理

亞東圖書館

上海陞洽路四七五弄六號

分售處

各大書店

目 次

一	未動身以前	一
二	過廣州	九
三	粵漢道中	一九
四	武漢小住	二九
五	買輪東下	四九
六	到南京	六一
七	于右任先生家的一餐飯	七一
八	陵園訪問馬相伯先生	七七
九	抗戰與農民問題	八七

一〇	到安亭前綫·····	九九
一一	到上海前綫·····	一〇九
一二	南橋之夜·····	一一九

一 未動身以前

蒼茫倚劍獨哀吟，

偶瀉天靈自吐吞。

眼底戰場應有我，

那堪憔悴作詩人！

這是我「一二八」以後在上海寫的。此後救亡運動已經瀰漫全國，我並沒有加入救國會，但並不是說我們袖着手站在救亡運動的圈子以外。在研究方面，我曾幫着程演生，李季子和王獨清先生做整理「中國內亂外禍歷史」的工作，所整理的此項叢書，已陸續由上海神州國光社出

版，這時，我的筆名是『王靈臯』。在行動方面，則是以個人資格做推進救亡運動，其中可述者有兩事：（一）是九八老人馬相伯在民國廿四年冬季與民國廿五年上半年所發表的一日一談（前一部分在天津益世報發表，後一部分在廣西民國日報發表），都是我紀述的。（二）東北義勇軍某軍的參謀是我的一個學生，他到上海來時，我會替他找馬相伯先生，朱子橋將軍，陶行知先生等幫忙。後由陶行知先生間接介紹我這位學生到南京來見馮煥章，李協和兩先生，要求他們幫助，馮先生是見着了，但他們這幾位先生除陶馬兩氏外，均抱持重和冷淡的態度，不得要領，這或許是地位的關係吧。但是埋頭十年的我，忽然又在社會上露面，便引起上海黨政當局的注意，有一次在上海愛文義路，幾乎陷入偵探的網羅。可巧，這時香港報界有位朋友約我擔任撰述，于是我就跑到

香港。這是民國廿五年冬天的事。

在未動身之前，我的夫人會極力阻止我，要我不要去。她說：『此去無好結果。因為我們的生活來源，完全操在一個人手裏，必定要完全聽他指揮，不然便要被他挾持，結果，又要發生恐慌……』我不相信，一定要去。臨走的時候，我的夫人送我上船，風雪撲面，兩人都極力地壓制着緊張的情緒，含笑而別，當時的情景是這樣的：

患難相依十二年，暫時話別倍悽然。

叮嚀猶自說『珍重』，江海茫茫雪滿天！

快到香港時，我又寫了一首詩寄吾妻道：

我獨南行數千里，此心猶在浦灘頭。

時因北風一回首，離情孤憤兩悠悠！

到了香港，會見那位報界中的朋友。他那時招待我很殷勤，當他談到撰文時，我便很誠懇地向他提出下述的條件：

(一) 不替人做歌功頌德的文字；

(二) 不做我所不願意做的文字，不說我所不願說的話；

(三) 我所做的文字，在文字上可以修改，內容不能改動。

這位報界朋友除了第三條附帶條件外，前兩條都無條件的答應了。但是經過一兩月後，時局的變動，影響了我的文字生涯，我所寫的文章既被人弄得驢唇不對馬嘴，有時簡直弄得不通。而且選擇題目，布置內容，完全要聽命於主人，於是我的文字工作完全便變成一種奴隸生活，機械般地活動着，而我却不能用我的靈魂說話，這是多麼可恥，多麼痛苦的事！所以我每次要替他做社論時，便像上法場似的，精神完全恍

惚了。良心的譴責太難受了，於是我就向這位朋友坦白地做了如次的談話：

我今年五十多歲的人了！但我的革命的源泉還沒有完全枯竭，少年時代的一段波浪的歷史的回憶還沒有完全忘却！我的許多老朋友大半都為革命而犧牲了，有一些現在還關在牢監裏。慚愧得很！十年以來，偷生海隅，實在對不起我那些或死或囚的老友們！只有一點政治的人格與良心，還沒有出賣。現在要我出賣我的良心與人格，那就無異於戕害我的生命。請你原諒！我此後不能給你再做社論。……

對方說道：

不妨！不妨！我們再想別的文字工作。……

但我已經知道萬不能再繼續下去，毅然把這種文字工作擺脫了。可巧這時蘆溝橋的事變發生了，我的久已澄靜的心情，又非常的被激動了。這時我的夫人已到香港來，遂和她商量，決計歸國。到了上海戰事起來，我就打了一個電報給舊友張文伯（治中）總司令，文曰：

南京探投京滬警備司令張文伯將軍鑒：抗戰既起，舉國興奮。弟十年伏處，偷生海隅，際茲時會，已不願再事苟活，決計回國馳赴軍前，覓一死所，不識政治環境，其許我乎？束裝待命。弟語罕。

好久沒有回電來。後來有位朋友說：張總司令已往上海，南京的電報恐怕收不到。於是我又打一個電報到上海，由黃任之先生轉，電文本來和前電一樣，被我那位朋友改掉了，等了好幾天又沒有回電（我走後

復電才到），我的心情很急驟，熱血沸騰到如此地步：

地暗天昏浩劫初，偷生已是十年餘。

請纓無路惟孤憤，報國有心敢索居？

漫卷詩書束高閣，忍將血淚付蠹魚！

此身只合沙場死，化作精禽滿太虛。

我們終於決定了馬上就走，不等待張將軍的回電了，但是我們兩手空空，從那裏找盤川呢？不得已，向前導書局的老板商量，將我的老友汪孟鄒先生所經理的亞東圖書館賣給前導的書錢，借了兩百塊，邀着我們的青年朋友潘朗君（港報的特派從軍記者），同伴踏上了我們回國請纓的征途了！臨走時，我們每人只帶了隨身換洗的單夾衣服，一切行囊書籍，都丟在香港。我別香港時的心情是這樣的：

別了！別了！

再見！再見！

實則我憎惡你到了極點！

我不願再和你相見！

你不但有那醜惡的外觀，

你並且包容着一切的黑暗！

假使再和你相見，

除非把你洗心滌面！

二 過 廣 州

潘朗(號公昭)君因為要到廣州市政府和行營去辦他的旅行記者的護照，早走一日。臨行時，我們約好：他在廣州先把粵漢鐵路的票買好，我們第二天動身，到廣州後，在粵漢鐵路車站聚齊。動身的那一天，我們都在一位朋友陳君家裏吃午飯。原來陳君也是某報一位職員，人很熱心，他的社長自動地允我要他陪我們到廣州，照應一切，不曉得為什麼臨行時變卦了，說是有事不能遠送。陳君對我說時，格格不能吐，我知道他有困難，極力安慰他。同時有位新交的朋友沈炳文先生，願意伴我到廣州，我力辭。因為他到廣州和我們一樣地陌生，他送了我們以後，

又要同我一樣孤伶伶地一個人回到香港。我們只得在九龍車站和他們珍重握別！乘廣九車，我這一次是第一朝。火車嗚嗚地開行以後，不久便到深圳，看見了我們的武裝軍警，Ethel歡呼道：

「呵！這是我們中國地方了！你看！那中國的軍警！」

我極力壓住我的感情，默默地，對那些青年戰士放射我的沉重的眼光！我的內在忐忑地跳動了。大約有二個鐘頭吧，到了廣州。這時天色已晚，我們出了廣州車站，在那罩了黑紗的半明半暗的電燈下面，遠遠地望見了潘先生和另一位青年朋友舒沛泉先生在那兒翹着腳，睜着眼睛四處張望，我們打了招呼，他們便歡欣鼓舞地跑了過來，接着我們手中的行李。原來舒先生是昨天陪着潘先生到廣州來的。舒先生是廣州本地人，情形熟悉，我們見了他，一切都放心了。但是一片戰時的景象，

如：各馬路的燈光都息滅了，兩旁的店舖都老早關門閉戶，街上的行人無幾，車馬之聲很稀等等，又把我的心情緊張起來了。我們大家帶着行李，坐了兩輛汽車，開到粵漢車站，站裏面的人和行李真是如山似海，爲了幾件稍微大點的行李箱籠買行李票，費了一個多鐘頭的時間，把我們的舒先生累了滿頭滿臉的汗珠兒望下掉，結果，還是花了三五塊錢的小費，才算過了磅，買了行李票，搭上粵漢車。舒先生，那位可愛的青年！我們握別時，他對我說了許多請益的話，並且說，我知道得太晚了！我很感動！火車開動了多遠，我還遠遠地望着他，直到他的身子在烟幕與夜色下消逝爲止。

這時又有另一思潮，湧上我的心頭：

廣州！廣州！我們別得太匆匆！

我和你有過三次接觸：

第一次是在民國十年的當口！

那時我爲了全國教育，

會在此間作了半月的勾留，

我會敬謁黃花崗，

追懷我那慷慨赴死的故友！（宋玉琳烈士）

十年國事蝸蟻裏，

萬里山河破碎中。

低首獻花腸九折，

已無餘淚哭英雄！